

心·传奇  
——水之篇

2008年6月的这个傍晚，  
在我将自己的初夜交给丹尼海格之后，他拂袖而去。  
正要开始的，是一个刚刚结束的故事。

# 丹尼海格

缪娟 著

# DANIS HAIGUERR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丹尼海格

DANIS HAIGUERR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丹尼海格/缪娟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99 - 3454 - 9

I. 丹… II. 缪…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948 号

**书 名** 丹尼海格  
**作 者** 缪 娟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陈泓希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刘和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40×200 毫米 1/32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54 - 9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丹尼海格的灰姑娘

施定柔

并非所有言情小说都是灰姑娘的故事。但灰姑娘有灰姑娘的卖点：一位善良、诚实、能干、美丽的女孩子无论生活在多么困苦不堪的环境中，总有嫁给王子的那一天。灰姑娘的故事是个简单的故事，却叙述了许多女孩子的心愿：渴望爱情，渴望成功，渴望尊重，渴望理解和识别。然而灰姑娘不讨批评家们的喜欢，因为她在故事中总是有那么一点儿屈尊和俯就——她的美德是“主妇型”的：提水、扫地、做衣、煮饭，面对异母姐妹的凌辱，没有一句争辩；舞会钟声一响她提起裙子就跑；她成功地吸引了王子却不敢当面告诉他自己是誰；留下一只鞋，将自己变成一个谜。灰姑娘是个胆小鬼。她有欲望，不敢承认；想要，又不敢说。

作为资深粉丝，我读过缪娟所有的小说，包括没出版的中短篇和没完结的大小坑。缪娟是网络言情界中少数几位只要一个开篇或者随意几个段落就能强烈吸引我的写手。相信也是少数几位在文字上经得起批评者“蹂躏”的作者。她的文笔精简而富含变幻，节奏紧凑而充满张力，对话机警凌厉而又生动逗趣，是个十足的“page-turner”。同样作为写手，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她行文的语气，亲切的、坦白的、沉着的、自如的，不故弄清高，不虚张声势，娓娓道来，动人心魄。她的故事像孙悟空在不长不短的篇幅里翻筋斗。她的笔会玩魔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会从

兜里掏出些什么，也不知道眼前的帽子里会不会跳出一只兔子，正如不到最后一页我无法猜到《丹尼海格》会向何方演绎一样。这个故事从法国一直跑到突尼斯，人物从亿万富豪一直降到身无分文。里面的爱情，无论是有钱还是无钱，都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当然，灰姑娘最终得到了她想要的，不是通过自我牺牲或低眉忍让，不是通过索取同情或制造阴谋，而是通过学习、成长、理解和选择。“自我”终于摆脱了诱惑，灰姑娘因此挺直了腰板，她让国王单膝跪地，为她穿上了自己的水晶鞋。

缪娟小说的女主向来都有很强的意志和能动力，哪怕是出身贫贱家境困苦，男女主之间的抗争都发自心灵，激烈而倔强。在强大环境的压迫下，女主的内心从未丢失过掌控：她明白金钱的能量，却谢绝被金钱左右；她明白权势的无情，却学会在其中生存；她明白身体是女人的礼物，也明白礼物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在《丹尼海格》里，灰姑娘式的结局变成了故事的开端：二十岁的留学生齐慧慧因为学费和感恩做了富人海格的情人，她立即得到了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金钱、珠宝、华服、美宅和不可限量的前程。谁能想到这些只是梦幻泡影？转眼间慧慧便为富翁的“风流”付出了心灵的代价，乃至为了自尊将到手的一切果断放弃，只因为她不愿意老实地扮演听话的灰姑娘，不愿意迎合，不愿意屈从，不愿意变形。一个亿万富翁，竟然就这样被她“打发掉了”。原来这是一个不可以被驯服的灰姑娘：她的爱情充满了野心，不仅要爱，还要爱的书写权；不仅不愿当棋子，还要参与制造规则。于是灰姑娘放弃了王子，坠入水中，捡起了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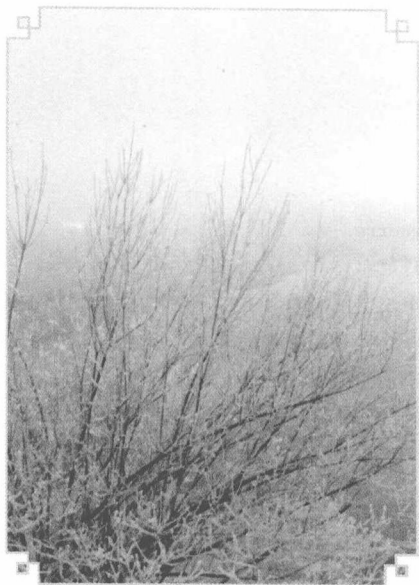
一切从头来过，三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慧慧终于明白海格是爱她的。爱她，愿意为了她拿自己的财富与生命冒险。那个看似花花公子的富翁原来不是骗子，而那些她以为爱她且感到安全的男人们却一直觊觎和算计着她。到头来还是海格最了解微微：“你太骄傲了，微微。你自己累不累？”故事不停地翻转，就像丹尼海格的泉眼，新的故事从表象的下面不断涌出。我们对人物的印象也跟着一次又一次地改写。小说成了尺幅千里的山水画，一切可能都没有被穷尽，一切真相都有待揭开……

## 第一部分 梦境

- [ 我的里昂 ] / 4
- [ “阳光” 和 “孤独” ] / 14
- [ 是因为我跟您说话 ] / 22
- [ 我们就是案犯啊 ] / 32
- [ 哦，瞧瞧你 ] / 38
- [ 那是我自己的事 ] / 44
- [ 你不走，我就不走 ] / 53
- [ 无数只蝴蝶 ] / 62
- [ 她不值得你们赞美吗？ ] / 68
- [ 星空为穹 ] / 75
- [ 我不分享食物 ] / 79
- [ 要做定规则的那个人 ] / 84
- [ 这一天还是来了 ] / 90
- [ 丹尼，我亲爱的丹尼 ] / 96
- [ 好久不见 ] / 101
- [ 年轻姑娘最不缺乏的就是勇气和理想 ] / 105
- [ 欢迎你加入 “海格俱乐部” ] / 115
- [ 微微，游戏还没有结束呢 ] / 123
- [ 您应该感谢列宁 ] / 128
- [ 怎么，怎么是这样啊？ ] / 136
- [ 原来他是知道的 ] / 145

## 第二部分 重生

- [是我打发掉丹尼海格] / 156
- [文静的优雅的家明] / 163
- [始作俑者，是海格] / 172
-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 / 182
- [他做得像是有看到她一样] / 191
- [不巧，我等你三个小时] / 200
- [你太贪心了] / 208
- [你以什么立场要我离开他?] / 218
- [买一个小岛要多少钱?] / 227
- [活的，完整的，干净的] / 238
- [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我自己] / 247
- [三个海格] / 254
- [暗河] / 267
- [就差这一步] / 276
- [哈桑寻妻] / 284
- [他把每一个褶皱都整理好] / 291
- [丹尼海格] / 299
- [Aqua] / 307
- [故事的另一个开端] / 311
- [灰姑娘] / 312



## 第一部分

### 梦境



Danis Haiguerre.

丹尼海格。丹尼海格。

此时我用四个汉字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是要讲一个刚刚结束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一个冗长的犹豫的开端，反复的拖沓的过程，和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故事里的男人就是这位丹尼海格。

你对构成他姓氏的字母可能会觉得有些眼熟。

那是因为“海格”水。它是出产于法国的天然矿泉水，无论是有益矿物质含量、昂贵的价格或是市场占有率，都超越“怡云”、“维希”还有“巴铎”。

丹尼海格是它的主人。

他是一个英俊、温柔、有趣、风流成性的男人，眼睛像湖水一样。

他情人无数，我是其中的一个。

写这个故事给年轻的女孩子们，请你们引以为鉴：金钱、珠宝、华服、美食，温柔的关怀或者看似真心的承诺，都是因你的青春和美好而陡生的泡沫。

一触即破。



## 〔我的里昂〕

那年我十九岁，来法国的第三年。

我在里昂的一所语言学校念了一年的法语，然后在一所全欧连锁的私立商科学校念书。进去的第一年，只交学费就几乎花光了口袋里面所有的钱。

同屋叫做小多，是个比我大三岁的北京姑娘，比我早来里昂两年。

我念书的选择总让她觉得有点儿匪夷所思，经常大着舌头跟我讨论，“百分之八十的留学生来法国图什么啊？还不是因为这里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你说你第一年就给自己弄到一个贵族商校去了，你这成本也太大了吧？”

我专心看书。她教育我的时候就让她教育去，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天下难事两大件：把别人的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有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我着急着呢，手里面这本定价九十三欧元的书是图书馆的，只能借三天，逾期缴费。

她一屁股坐在我旁边，好像铆足了心思要让我分心，“你说，你说，你要是念商校，你把配套设施置备齐啊。你看看你的那辆自行车，你再看看咱俩住的这房子，这是贵族学校学生住的房子吗？”

我们住在里昂的旧城区，罗纳河的左岸。

这是个带天井的四层老楼，门口有个牌子，历史上有名的某人曾经生活在这里——他去世于一七四二年。这座几百年的老楼肯定是翻修过的，外墙被漆成粉色，细长的窗户是嫩黄的，外观像是老妇的脸，怎么涂抹都看得见鸡皮鹤发；筋骨也不好，大门和旋转的楼梯碰一下、踩一下都会响，仿佛有一点儿负担都会叫疼。天一阴，罗纳河就起雾，雾气涌进老楼的中庭里，石头地板、扶手栏杆，还有废弃的喷泉都被打湿，下水道的气味也被带上来。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有这样的印象——房东老太总在这种天气里朝楼上面喊：“中国人，缴租！”

我跟小多分摊一个套间，两间不到九平米的小卧室，合用厨房和卫生间。很多东西我会忽略，不愿意在这里详细描述，比如厨房、卧室和浴室各有三种不同的蟑螂；四十多岁的妓女就住在我们楼上，她无论回家有多么晚，总是腾腾腾一溜烟儿地跑上楼梯，整个老楼都在作响；房东咒骂她，我们也听得到；还有罗纳河无休止的水声，夜阑人静的时候，激荡得尤其响亮。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看那些或富有或自在的旅行者拍摄的艳丽的里昂城照片时想，原来真是这样的，同一个世界，落到每个人的眼里都不一样，我的里昂与你的里昂不一样。

小多在我眼前打了一个响指，“齐慧慧，你小小年纪又在假深沉。”

我把她的手推开，“下个星期我要考试了，求求你饶了我，让我把这一段好好看完。等会儿啊，我做粉丝汤给你喝。”

她笑着说：“我只跟你说一件事儿，房东估计是想提房价，她要赶咱俩走，一切由我来应付，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

此时有人在外面敲门，听手法不像房东。我们两个都警惕起来，有一会儿没说话，直到外面那人用南方口音的汉语说：“小多，是我。”

她一听便眉开眼笑，蹦蹦跳跳地去开门，走到门口转头对我说：“哎，慧慧，粉丝汤请你多做一份。”

我点头，向她摆摆手，“可以啊，只要你的动静不太大就好。”

那必定是她的新男友。每有更替，小多便像一只兴高采烈的白兔子。但她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则：从来不找外国人。

开始熟络起来的时候，我确实讨教过这个问题。小多在镜子里面看着我：“说什么呢？我反正是要回国的人，能把老外也带回去吗？做人要有道德，我少惹些情债才好。”然后她自己又笑了，掩着嘴巴，“再说，我的法语太不灵光，交流起来太费劲了。”

这一天不是小多的幸运日。南方男孩儿刚进了她的房间，俩人叙谈不久，我们套房的门又被敲响了。我放下书，他们那边也不说话了。一墙之隔，三个人如刚才一样竖着耳朵听，直到外面的人说：“小多，快开门，



是我！”

来人是刚刚跟她分手的北京同乡郑杰。他的脾气那才叫一个不好呢，人品比脾气更坏。他被小多发现劈腿，跟一个泰国女孩儿在床上。小多上个星期把他给解雇了，谁想到他今天又找上来了。

我们同时打开自己的房门，我看着小多和她的新男朋友，他们两个也看着我。

有一点我是可以给小多打包票的：别管她换人换得有多快，但她从来就不劈腿。可是眼下的局面太难堪了，就因为 she 换得太快，现在根本就是跟上一个还未解聘就搭上了下家的架势。

小多先向我作揖拱手，然后让南方男孩儿到我这边来。

我先是皱眉不肯，然后沉默就范。

那男孩儿先是惊讶地看着我们，然后也服从了既定的安排，踱到我身边来。

我们三个无声无息地达成了默契：小多还是单身，那男孩儿变成了我的“男友”。

郑杰进来就嚷：“小多，咱俩不能就这么玩儿完。”

小多说：“凭什么不能？”

“你把……还有……还给我。”

我回了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书没法看了，热闹争先恐后地往我的耳朵里面钻。郑杰跟小多斤斤计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渐渐我明白了，他其实不是来挽回小多的，他就是来讨债的。

南方男孩儿站在我的门口，在我的自行车旁边，一直在听他们在外面理论。

他个子不高，身上是一件宝石蓝色的衬衫，很名贵的牌子，我认识是因为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儿穿这个牌子——他换过两辆法拉利。这件奢侈品出现在这个貌不惊人的留学生的身上我不奇怪，很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的消费习惯：他们可以吃不好、住不好，可以翘了课去打工，却毫不吝惜地用爸妈给的或者自己赚的钱去买精致华丽的奢侈品。法国货好像就是有这

个邪恶的魔力。

但是我不讨厌他。他有一张安静的脸孔。

我小声对他说：“他的话你不要听，小多才不图他的钱呢，她还借给他不少。他现在来讨债，却不提自己生病的时候，小多怎么照顾他。”

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看着我，什么都没有说，又好像没听见一样。

小多由着郑杰胡说八道了一会儿，终于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发工钱啊？我这几天给老板卖衣服，赚了不少提成，你看……”

她是在他面前数钞票呢，哗，哗，是欧元大钞好听的声音。

我弄不懂她在做什么。

可是她忽然间发作了，她几乎跳起来说：“Merde，郑杰，你是什么东西？我的钱你也敢碰？你不照一照镜子，看一看你什么德行！你他妈来我这里跟我算账，你他妈是爷们儿不？你给我滚出去！你再在我这里多待一秒钟，我立马报警。我跟宪兵唠一唠你帮人做假邀请函的事儿！”

我听得头皮直发麻，但是我立即出了自己的房间，站在小多旁边跟人高马大的郑杰对峙。

他让小多一下子点中了要害，立即决定换线作战。他指着那南方男孩儿说：“刚才我就想说，你们这里怎么还有个男的啊？这他妈谁啊？”

该我说话了。

我这个人越是紧张的时候说话就越慢。我慢慢地对他说：“郑杰，这是我的朋友，你把你的‘他妈’收回去。”

小多上来推他，“你滚，你听见没有？你滚。”

他要是成心不走，赖在这里，饶是我们两个女孩儿也推不走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可是他人已经败下阵来了，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跟小多像打了一场仗一样，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半天没动。

那男孩儿找到了我们的水杯，然后给我们两个分别倒了一杯水。他问小多：“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郑杰，郑州的郑，木字下面四个点的杰。”小多说。

然后他问我：“你呢？”

“我是个不相关的人。”我说。

小多的手指插在头发里，眼泪快流出来了，困窘万分，“我对不起你们两个。”

我没有跟她说没关系。

有关系的。

我不能学习，也没有时间给自己做上一碗热乎乎的粉丝汤当晚饭，我现在要饿着肚子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家乐福打工了。

我怎么说没关系？

但是总好过她一个人扛所有的事情。中国的留学生最不团结，但是没有大团结，总得有点儿小的友爱，否则咱们怎么活下去？

我得走了。我带上挎包和头盔，扛着自行车下楼。我花两欧元买了一只热狗，坐在河边吃。五月底，里昂的初夏，山上的栗子树开了粉白粉白的花，城里有很多一种叫做“迈尔乐”的鸟儿，通身乌黑，嘴巴是鲜艳的橘红色，国内叫做“鸺哥”。它们不怕人，蹦蹦跳跳地来到我的面前。我剩了一点儿面包，掰成碎屑喂它们。然后我戴上头盔，蹬上车子去上班。

这是一份在酒水柜台做盘点的工作，每周十二个半小时，每小时十二欧元，要做的事情就是定时清点货架上被买走的酒水，通知同事补货上架。

上工之前，洗澡的时候，我在盘算一件事情：暑假快到了，我之后要干什么呢？我不能只做这一份工作。我要是能找到一份餐厅的工来打最好，比较稳定，赚得也多一些。我省吃俭用了有一个学年，现在仍然还差一大笔才够下学期的学费。我得加把劲儿才行。

洗了澡，换了衣服，罩上黄色的马甲，我对着镜子认真地把头发梳好，一缕一缕，发梢、发根，吹干了，梳顺了，然后扎成麻花辫，不留一丝在外面。辫梢用黑色的天鹅绒发带束好，然后搭在肩上。

我母亲的话我记住的不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铭记——女孩子要好好地梳洗自己的头发。别人看你，未闻声，不处事，先看你的头发。那是你的教养、耐心和对自己在意。



